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藁

雍虞集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
 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
 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
 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敵雜陳勸酬交錯飲且
 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
 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
 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
 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
 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

西圃

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趨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為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以荅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天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區於一簪之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况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彙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泳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表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為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為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

西圃

選之遺也以為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為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為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為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為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睚眦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某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脩

西圃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蠊之細犬彘之穢
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
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
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
心恍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
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
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
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
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
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
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西圃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
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
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
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
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胼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
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
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
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詠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予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予以贊 國家涵煦之深予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予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大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西圃

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為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游故為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為別亦不忍別也請亮其悽悽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西圃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 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
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
思念者先文靖之

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
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
歸臨邛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
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二靖在政
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
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
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
似者然也今臨邛故居莽為茂莞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
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
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

西圃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

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

成之朝廷有司固將躉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

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

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

思永脩己延平張子真士侏漢嘉薩仲章綾陵陽程叔達遇

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

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

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

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

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贖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

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

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
知脫落允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
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
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
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
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
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
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
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
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
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

西圃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
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
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
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
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
有盛而異者為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
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為人
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
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
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
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
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
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
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木魯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
師往省來微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
羸糧治笈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敢計遠近
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
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
不待出勤於外傳觀瞻傲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
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
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
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
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
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
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
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
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
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
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
為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
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
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為人乘輿巾車從以門
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為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閤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閤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為通而先生方脩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為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

西園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為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

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 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極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為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竒衰之萌乘 上意所鄉矯誣禳禱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眈眈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

西廂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藝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為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藝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為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為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
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為之言曰嗚呼聖帝
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
者而所謂器物事為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
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
事為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
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徵焉道固不外是也或
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邇並行不悖不益可乎張先
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
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
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

西廂

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
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
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濶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
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
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
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
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
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
諡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
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

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
主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
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
石以為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
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
言趨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
七十萬 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
所以荅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
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
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
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西圃

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
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
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
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股其傭直工徒用器食卒
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
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
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
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
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之澤賓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
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
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
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

情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
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
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
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為名法從叅預國事
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徼里
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
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
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為之賦詩而某
為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
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諄宿懷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

西廂

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
存者十二三 天子為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
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甍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駕鈍系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
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
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
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彤蜺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
齋戒不畱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
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真
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
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燕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

侯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閩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壅埴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為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為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負今五百六十八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饑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涵草木為之

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鬯達無所事乎
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屬至明
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
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
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
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
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
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
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為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
時雍容蕭散非恃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為樂也未年歲間
各迂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幕來徵文為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
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公
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
之於是周知情偽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為深感後公
為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
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
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
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為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
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為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
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
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為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為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盡其技 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旒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為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留為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予漫聽之不以為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

西圃

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為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父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鄉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為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盧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處善鄉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浮者叙南程復元有子矣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鄉問曰成都知姑德音問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鄉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已為愜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鄉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鄉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謂與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

不敢靳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
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
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
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
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
兼嬰布臯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為泰待千乘之卿以
長揖而不為教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
於啻礫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 仁廟
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拊仰
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
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繇絕之初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
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
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
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
於 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
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躉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
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
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
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
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吉
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

道園學古錄卷六
慶樂之中朝公鄉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
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
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
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
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
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
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
也為申為伏為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即
塋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叅
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
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西圃
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
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
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
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
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
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
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
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
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
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寔有
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
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叅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驪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叅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竒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

道園學古錄卷六
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避
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
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
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
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
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
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
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
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
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
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

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
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
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
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子終庶以廣其寡
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
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
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
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遺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藁七

記

西山書院記

雍虞集伯生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
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
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偉之
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
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
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
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 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
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為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未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

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
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
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
有以倡其說於推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
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
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尺我 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
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
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
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
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
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
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為排
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 上在奎章之閣思
道無為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
其曾孫起之志 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
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及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
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
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
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
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
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超乎道德性命之本

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
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
鹵奔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彼者曾弗及於詳
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
非是而名物度数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
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
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
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
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
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
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
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
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
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
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
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
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
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僉書樞密事
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
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
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
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
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不敏

道原學古錄卷七
四
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侯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闡繕郡治非必當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罕某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怯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象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柴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為著之記後四十年齋燬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為之言曰是

其為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
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攸當未可以倭數慨獨念其先
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
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
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
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
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
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今 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
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
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
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
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栽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

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
麟字勝瑞今為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
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
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許人以為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
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且老猶歷歷成誦其為人豈弟敦
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
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
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
人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等莖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
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又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
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為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

道園學古錄卷七
為廩餼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柰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未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兵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屋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淪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子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為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居允臧諷言嚶嚶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縝闡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士也

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為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為無疑矣

致慤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深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

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荏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勅名之曰致慤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子文以為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企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慤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于 朝矣於法君當得封循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禮為其所得為麗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荏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

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處而求文以為記手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某親此為某親拜於墓下者孰偽某親之子孰為某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

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為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懾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為矜神間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舊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某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鄱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執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其為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嗷嗷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鄙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某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成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迺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

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
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
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真諸壁間
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
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
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某聞諸長老
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
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
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
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撓槍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
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

聲色之殷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
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
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
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為風嗟夫使其
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
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
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
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
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
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
受知

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脩先人墳墓
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為

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為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圮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廼牖廼墉

釋其弓叨楫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于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為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參善大使尉益自勵所至不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于家乃築堂以居名之曰天爵以某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為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畚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憇然如昨

日也論其立志槩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為道家曾不以淡泊為慮此其初寧有一臺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廼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本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挈然進取是務且莫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遐邈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 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

爵乎千乘之國著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家以開教於天下求竒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犯道錄傳其藝非一及被 召又從阿 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為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迨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 旨不許擅為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北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于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初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為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異哉

非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竒妙為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諸著為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

為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藁八

雍虞集伯生

記

新昌州重脩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百文縣尹張質夫以其州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屬邑也建學自宋慶曆始縣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甯麟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鄰境寇起遂以湮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甃廟前池架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今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屋宇庠陋湫隘嘆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尊俎籩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賦諸學廩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縮端直凡八十丈屋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門階城唐甍蕪縝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家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叅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千里願子有述焉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學進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大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廣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某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廟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俛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去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憂為憂而為之 制曰詢孝弟於所居之鄉以觀其
行之力考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
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
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
偶於有司或衰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
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某懼夫學者無以
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
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
教其人為某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亳社人起
身江西幙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
督工者學正蕭熒訓導劉天桂直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調共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
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
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
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
况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
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闡葺鹵莽以
取謬悠之譏則反睚眦恣且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
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
况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
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益
筭筦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
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
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諷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耻縣學與侯率儒家者更脩之曰善為之吾不以它役溷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

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通守辰州李先生方

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廡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福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躩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揚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
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
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懔懔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
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超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
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
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
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
乎侯名遠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冤獄
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
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
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
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
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
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
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
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
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
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筭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筭翁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筭翁來求某記之某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公某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某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
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湍有所前為大門略如郡縣學
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蓋山書院其後鄰縣陞為州直
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為
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
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買田以
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
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
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
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
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
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
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熙載亦解於鄉則皆遺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
乎敢請一言歸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某曰昔者子之大父
之在斯堂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蓋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
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
或以讖織為奧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叅
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
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
見其汪洋恣睢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徧取傳記百十家擇
其合於脩己之學而不墮於清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
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
耳某曰善哉其為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為己之學
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為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
立精舍以講學為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
首有書院脫餘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盛哉張
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
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
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
之言竊附于往哲之緒餘以誣衆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
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盍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
夫乾坤父母畀付之重涵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
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孜孜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
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
以諭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夫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
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
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焉是以有司脩
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
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恠其然也舒
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
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
竒岩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
樂道之故其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
廟而講堂庠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
作辭以故逮燹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
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五間規
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耆

儒宋楊椿傳熙朱文富蒞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燮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洽而况教乎燮理君之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著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斃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以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燮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廼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燮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饒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募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饒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為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為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諶州學正陳渥之所為也明年諶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為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為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奉祠之外戶牖幕帟之飾墜茨丹雘之工聖賢肖象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憂之而未能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為州也以學校為先務教養為己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始復歸於學而囂訟者構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會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實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敢數又來求文刻石以為記烏乎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今侯久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孰若善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土而私圭撮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有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滕學獨更新設象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徵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俸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滕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在講堂翼以兩齋以居業張怙古夕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深督其教養脩完其宮墻屋室治其用器之未備究子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荅兒山長滕昂霄行田表其畔歲非甚侵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改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予廼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畊者食人而不以為

道園學古錄卷一
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為恭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汗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員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閔公牘還就署決事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闕焉徒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徒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吏舍庖廡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卅有餘年矣而廳事適成於吾四人為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子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托於心膂

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為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負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奪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者則槩系

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安官求文以頌運使扎撒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扎撒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閔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曾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夕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散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

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極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蝼蟻千石之水或洄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宜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忠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叅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

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
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
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将百年才能特
起為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
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為南宮舍人從義
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
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
起從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求
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餼粥至今從義
歷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
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子在京師來最後然亦卅有餘秋矣
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
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脩行以
久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松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
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
槩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槩天下而得一
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
以見意焉此吾太常宋公雲舉所以命松為友也夫所謂友
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偕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合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有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 乎獨立不為勢利之所移頌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舉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亢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敏公以其嘗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燠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大於天地比明於 月豈無廓然於胷中者乎顧嘗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求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士有劉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大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滎池之津其游遠矣予意其廣漠之為樂而無閭域藩籬之間也而來為其里人龍壁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壁之大父無心翁好竒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謾謾然游其都會而不知倦也及我 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興王之勝地以交于 國人大族之豪傑志甚壯也今壁也退為里閭之近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奉其親有兄弟姍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益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

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歛之不盈一握舒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學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印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為悠然乎子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

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禾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搗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為亭記

琅然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怒淫放之情以為急厲緩靡之節極其所縱而莫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蓋深憂之而知察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

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為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醉翁操首章之辭名之曰琅然予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盡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乖違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侔何嘗倍從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著號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輯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驕不可制懦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為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然法度之為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不亦善乎於是而思古人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遺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澹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寞鬱乎憂思而不墮乎淒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亭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權在群王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蘭亭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楔序者規為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蘭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俛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序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雲谷吾朱子之几鳥猶儼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蘆峰之屬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蘭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哲之

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象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禪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詠歌舞蹈之盛若思蘭之亭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槩啟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為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藁九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竒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既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庀工擇材陶冶並作

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為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為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老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而莫之恠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啟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緼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摭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為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且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

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
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
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崔
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
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
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
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
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無
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
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
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
衆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
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
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頽壞淪靡而莫之
拯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
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
節所厲庶幾少荅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
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
得為而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
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
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
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
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為梁經緯聯屬其高庠脩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焉歲入腐椽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

世矣衣食不敢有所

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為無所莫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貲筭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

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為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既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款密鍵固索起拱合理緻無間圜空漏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遡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鄉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剥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鄭商犒牛敵謀造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
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
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入且吳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
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拯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為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悅生堂記

夫天地之間人與萬物所以禫續息復於無窮者生之理為

之也是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貨財之為皆生生
之具焉而愚不肖者不知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肆
其智力之所得為內剝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遇不與焉若
是者逐逐乎相隨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呼號愁嘆之聲以為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稱而
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堂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損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患莊周
以生為勞者其殆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老莊者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穀肉菜果也品配陰陽托

象乎夫婦男女也。勤鄂之固，舍廬之安，金玉之保，緼襲之厚，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悅生之大本乎哉。安而久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僕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壺，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

西園

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海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為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哉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為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冢婦登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守節自誓皎如冰霜躬自織緝以具衣食又搏節贏餘以資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屏居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為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為愛故粗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蓋享備養者又五年而終士貴既免喪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
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為
姻好者幾二百年著齋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
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叅政趾
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兄也及我祖兄又嗣
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
之而士貴也未有所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
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于 朝願以文學為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其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
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
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為人婦為人母者
而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
才名四十年四為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苟取無厚望而造物者又中止
之然則其蓄而未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
高氏子孫其未艾乎丁卯正月甲子記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非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
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廢蓋可數焉
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輟環
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出於農矣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
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郡縣矣而士大夫始有
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
父母之邦乎是故去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復歸故鄉此固
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
其父時宦遊東南聲譽日起徧歷臺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

事如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蔥蒨慨然從其
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躊躇咏歎依然
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
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叅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
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
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
賓客之所於也然而爵乎在望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
吾志也迺為攷諸王氏之故取諸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
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
溘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粲乎日星豈無所
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
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
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應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
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
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
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驪顧未有
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
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
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
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為高而

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做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

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寓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葺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

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十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焉連率屬其副孫侯諧大同路屬其判官某縣屬其主簿某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屬費民不可以數勞必究其所以壞而求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斲石植欄楯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入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甚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按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為政者當為其所

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

民力其庶幾乎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養尔氣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嬉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

至於聖賢猶歟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極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於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齋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于十五不變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克王氏之所至克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予嘗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謚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予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慮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為入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象手足也為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斂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所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及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為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著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有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為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捷疾之名則失

之矣夫所謂俊彥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
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
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
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為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為
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
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
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
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至於成性存
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
苟欲為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
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
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
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於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緼奧
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皆切
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獸矣茫茫原野不
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也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繆
於對證此荅問達材之為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
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為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
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為觀美也是故荅問者詎可不
視其所至而汎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為仲禮字說而竊
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
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啟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
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斷乎其不肯為

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
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妄
語始入蓋退而隳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楷則矣因
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
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子識之夫御史
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莫
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經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
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
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
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
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
子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
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
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
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
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藁十

題跋

雍虞集伯生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

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叅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

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 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庾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其數君子與其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

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鐫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昏其在京師也館於某料院諸孫用享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漸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闕大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朱也蜀先受兵蜀土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侔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閱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盖有所奮發也患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
龍光鳥奕未有若臣丑問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
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問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
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
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
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
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
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
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
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
京師予閱之柯氏王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
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
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遠之說
以道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
興之命其因又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
作人之盛權興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
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
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汗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七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雨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騰傳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者劍

道舊而七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院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耆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闕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輜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困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

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使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巋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乎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其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益多草創然猶爾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違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幼度為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使王公彥博翰

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十四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為重先生時為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為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

天子為之改容臺省為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謹誼如此晚守一州以歿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亢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乎是可為不朽者矣其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冰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哀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

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為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主歿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未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興祖為告其隣近僦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欽風沙裘劍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
流儼晉宋而無忤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是哉然楮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即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為當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
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
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泰定丁卯陳衆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傅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為信仲言如此所謂魯
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魯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即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斲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黻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嘗

承乏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其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出公論躓之乃與其寮案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其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裨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眉俗為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為題而歸之三岨虞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榱桷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任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任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任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大學生辰州教授門陞從事三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為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因以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為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為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為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為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之語崩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

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為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為記而不及於為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為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為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代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己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千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為兵士別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即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蓋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朶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朶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朶來

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負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負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今侍書學士臣朶朶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三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閩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惟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曰為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闕先
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未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祖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
各奏厥功又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
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徇薰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庭戚晚至於館閣皆有之比護草詩當時
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尔然戒滯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雍 虞 集 伯生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為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為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久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為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即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并

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見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尚多士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黜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即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其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為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
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
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
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
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
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
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
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
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
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
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
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
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
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
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
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
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
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歲其遺書
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
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
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
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
行事其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竒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雲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瘵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己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自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

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

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七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藉者幾數十家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初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未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即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賜田紐祖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体乃佳尔提宮文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即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干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社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即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其新阡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遷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十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即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誦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侍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泐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齧齧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塋侍即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南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畫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本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本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析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彜在人貞節恒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頷之凡在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馬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令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堃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證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侍制彭寅亮允道吳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

召而不至者不及一書或先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其乃言曰卿者公奏榮或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懍懍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也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恭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遯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即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槩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託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子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子雖在成均會 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叅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啟手足之言非真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真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 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
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
三省諸公名署兩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初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即行殿中待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七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啟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俚而類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雍 虞 集 伯生

臣其等言待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儼於羲皇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脩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曠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奠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代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
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
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家孚信必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籩廣厦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灾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未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莫必由於正路雖

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其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僊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重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懽心中中賀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而敵愾箭韶依律鳳凰噦噦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僊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績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思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祥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懽溢宮
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
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禮華衍金支
之奕葉茂迎蒼歷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
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游
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
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
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緯黼黻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 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 慶均邦
國燕及宗枋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
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睢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
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縟典 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禕瑜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
海臣等叨司合衮兼總史延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
美化詠正始於閔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啟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
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
取悅耳以為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軀有
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受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為
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敬歷中外承接
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弥郡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廢之職事凡為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孝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學也博考於訓話事物之曠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厲志弥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間初於義理無歎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鄴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這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猶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 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
以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
常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持異禮亦宜之乃君子孫廉退
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
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
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從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
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翼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劬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機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位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為之

將相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

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為吏並駕群材一時
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
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者矣然是時名曰筦庫
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
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
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
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
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
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廊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為術汗陋
為習巧佞為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
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
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為
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荅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其
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
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謀將有
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
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

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駁曆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
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
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
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
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
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
用之心反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

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
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
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
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
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
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
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
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啟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翮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 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聞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字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袞之齡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既久脩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擢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芳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尔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珎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落幾亡於世
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驛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詔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耆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其相知最樂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樟送歐陽少監

者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復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荅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為酒逐蠲於孝享未
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蒲載
持肩顧祝於有年涪戡屬饗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恣嗣陳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門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蒸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荅簡西碧餽歲啓

薦叙鄉情特厯節物 鶉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鷄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肅且杲之獲温温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

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凡

道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二

